

關於李方桂 sk-類聲母與 kr-類聲母的擬音

The reconstruction of sk- and kr- clusters about Fang Kuei Li

李千慧 (Chien-Hui Lee)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為《切韻》中與舌根音諧聲的照三、穿三、審三等母擬測為： $*skj-$ 、 $*skhj-$ 、 $*sthj-$ ，認為照系三等字是從有s詞頭 (prefix) 的舌根音變來的，例如： $*skj- \rightarrow t'sj-$ ， $*skhj- \rightarrow t'shj-$ 或 $'s-$ ，而這個s詞頭在上古漢語的構詞學裡占很重要的位置，與漢語有關係的藏語就很明顯的有個s詞頭。後來在〈幾個上古聲母問題〉(李方桂：1976)中，李先生對*s詞頭重新作了檢討，認為照三、穿三、床三、審三的字「跟*s-詞頭無關。從s詞頭來的字只有《切韻》的齒音字，s-、tsh- (少數)、dz- (少數)、z-等母的字主張與舌根音諧聲的喻四、禪以及牀三都是從*grj變來的，因此有必要重新考慮跟舌根音諧聲的照三、穿三及審三等母的字，並且把跟舌根音諧聲的照系三等字改擬為 $*krj-$ ($\rightarrow t'sj-$)、 $*khrj-$ ($\rightarrow t'shj-$)、 $*grj-$ ($\rightarrow d'zj-$ ，zj-或ji)、 $*hrj-$ ($\rightarrow sj-$)，而這樣的擬音在演變規律上的也似乎合理。本文中，筆者將對於李方桂先生將sk-類聲母改擬為kr-類聲母提出討論，針對於這樣的構擬提出些許個人的看法。筆者擬從漢語諧聲系列、同族語、漢藏同源詞等材料，結合梅祖麟、王珏、何大安、潘悟雲、鄭張尚芳、龔煌城、楊劍橋、竺家寧師等各家對於kr-類聲母的看法及擬音，嘗試對李方桂先生kr-類聲母這樣的構擬提出評述。並檢視文中各家（不同於李方桂先生的各家學者）理論與說法之優劣得失，希望藉此釐清照系三等字可能的上古來源及其最合適之擬音究竟為何。

關鍵字：sk-類複聲母、kr-類複聲母、照系三等字、舌根音

0. 前言

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¹中為《切韻》中與舌根音諧聲的照三、穿三、審三等母擬測為： $*skj-$ 、 $*skhj-$ 、 $*sthj-$ ，認為照系三等字是從有s詞頭的舌根變來的，例如： $*skj- \rightarrow t'sj-$ ， $*skhj- \rightarrow t'shj-$ 或 $'s-$ 。後來在〈幾個上古聲母問題〉(李方桂：1976)中，李先生對*s詞頭重新作了檢討，認為照三、穿三、

¹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床三、審三的字「跟*s詞頭無關。從s詞頭來的字只有《切韻》的齒音字，s-、tsh-（少數）、dz-（少數）、z-等母的字」，並且把根舌根音諧聲的照系三等字改擬為*krj-（>t'sj-）、*khrj-（>t'shj-）、*grj-（>d'zj-，zj-或ji）、*hrj-（>sj-）。

而在本文中，筆者將針對李方桂先生將sk-類聲母改擬為kr-類聲母提出討論，並結合各家說法及其擬音、漢藏同源詞，嘗試對這樣的構擬提出評述，更進一步則希望能探討其中之優劣，最後並得出照系三等字最合適之擬音究竟為何。

一、關於《上古音研究》中的所討論的照系三等字

董同龢曾在《上古音韻表稿》²列出 24 個照三和見系接觸的諧聲系列，說明這不是少數例外現象。在《上古音研究》書中，李方桂先生將這類照系三等字擬音為sk類複聲母：*skj-、*skhj-、*sthj-，認為照系三等字是從有s詞頭（prefix）的舌根音變來的，而這個s詞頭在上古漢語的構詞學裡占很重要的位置，³與漢語有關係的藏語就很明顯的有個s詞頭。另外，李方桂先生還認為中古的審母三等's-除去某些從上古*hnj-（與鼻音諧聲）來的，其餘大部分是跟「舌尖塞音」（端系）諧聲的。其中，近代方言中往往有吐氣塞擦音的又讀，這類字似乎可認為是從上古*sth+j-來的，因而這類的心母字似乎可以認為是從上古的*st-或*stj-來的。除此，審母三等's-也有跟舌根音諧聲的，不僅僅是審母三等，就連照三、穿三、神三也有跟舌根音諧聲的，李先生因而主張這類字（照系三等字）是從舌根塞音來的，並且認為它們也都有個*s-詞頭。這類*s-詞頭的舌根字，到了中古演變為心母、照穿牀審禪的三等字、邪母、日母。它們演變規律大約如下九類：⁴

1	上古 *sk-、*sk ^w - > s、sw-	如：楔、損。
2	上古 *sk+j- > t's-	如：鍼、旨、茺、支。
3	上古 *sk ^w +j- > sw-	如：歲、總、宣、荀、恤、崧。
4	上古 *skh > tsh-（？）	如：造
5	上古 *skh+j- > t'sh-	如：樞、杵、車、赤、出...等，或者's-如赦、翅、收、燒等，原因不詳。
6	上古 *sg- > dz-（？）	如：造
7	上古 *sg+j- > d'z-	如：示，或是'z如：腎、跂、氏、視。
8	上古 *sg ^w +j- > zw-	如：松、訟、彗、旬...等。
9	上古 *sng+j- > 'n'z-	如：蕘、饒、兒...等。

²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1975年三版），頁5-7。

³ 根據鄭張尚芳〈上古漢語的s-頭〉，《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1998年），頁348。文中作者認為上古s-頭有兩種功能，一是構詞詞頭，二是表使動態的詞頭。

⁴ 此處分類依據竺師家寧《聲韻學》（台北市：五南書局，2002年第九刷），頁622。

後來在 1976 年的〈幾個上古聲母問題〉⁵中，李方桂先生修正了先前對照三、穿三、審三等聲母sk類複聲母的擬音，認為跟舌根音諧聲的喻四、禪以及牀三都是從*grj變來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慮跟舌根音諧聲的照三、穿三及審三等母的字，因此李先生對*s詞頭重新作了檢討，主張照三、穿三、牀三、審三的字「跟*s詞頭無關。從s詞頭來的字只有《切韻》的齒音字，s-、tsh-（少數）、dz-（少數）、z-等母的字」，並且把舌根音諧聲的照系三等字改擬為*krj-（>t'sj-）、*khrj-（>t'shj-）、*grj-（>d'zj-, zj-或ji）、*hrj-（>sj-）、*ngrj-（>nzj-），而這樣的擬音在演變規律上的也似乎合理。李方桂先生在〈幾個上古聲母問題〉文中自述改變從前的擬音，總歸起來有三個理由：⁶

第一：就一般語音的分配情形看起來，不應當只有濁音的*grj-而沒有*krj-、*khrj-等，漢語更是往往清濁音相配的。如說只有*grj-而沒有*krj-、*khrj-等似乎是一個不可解釋的現象。

第二：在語音演變的原理上也比較容易解釋。我們認為 r 介音有央化作用（centralization），可以把舌面後音（即舌根音）向前移動，更受 j 介音的影響，就變舌面前音 t's-、t'sh-、d'z-等音了。這是央化作用的一個例子，跟把舌尖前音 t-、th-、d-等向後移動成為舌尖後音 t-、th-、d-一樣。

第三：我們曾經擬了一個s詞頭來解釋《切韻》的心母字跟各種聲母諧聲的字。同時也把些照三、穿三、牀三、審三等的字牽連在內。現在我覺得實在這些字跟s詞頭無關。從s詞頭來的只有《切韻》的齒音字，s-、tsh-、dz-（少數）、z-等母的字。⁷包括：

*st->s-	如：掃、犀、筱、賜、修、髓、泄、雖、綏。
*sth->tsh-	如：催、戚、邨。
*sd->dz-	如：寂、摧。
*sdi->zj-	如：詞、袖、續、誦、徐、遂、遁。
*sk->s, *sk ^w ->sw-	如：楔、秀、損、歲、宣、恤。
*skh->tsh- (?)	如：(造)。
*sg->dz, *sgj->zj-	如：造、邪、俗、松。
*sg ^w ->zjw-	如：彗、穗、甸。

基於上述三個理由，李先生因此把跟舌根音諧聲的照三、穿三、牀三、審三、禪、日等母的字認為是從上古的*krj-、*khrj-、*grj-、*hrj-、*ngrj-來的。例如：

⁵ 李方桂〈幾個上古聲母問題〉，《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⁶ 李方桂〈幾個上古聲母問題〉，頁88。

⁷ 李方桂〈幾個上古聲母問題〉，頁88-92。

***krj- > t'sj-**

- 枝 *krjig > t'sje
只 *krjig, -x > t'sje
蒸 *krjəng > t'sjəng
箴 *krjəm > t'sjəm
抵 *krjigx > t'sje
旨 *krjidx > t'sji

***khrj- > t'shj-**

- 饴 *khrjəgh > t'shjī
樞 *khrjug > t'shu
杵 *khrjag > t'shjwo
處 *khrjagh > t'shjwo
赤 *khrjak > t'shjak
車 *khrjiag > t'shja
臭 *khrjəgwh > t'shjəu

***grj- > 'z, d'zj- (少數), ji**

- 丞 *grjəng > 'zjəng
豉 *grjigh > zje
氏 *grjigx > 'zje
視 *grjidx, -h > 'zji
示 *grjidh > d'zji
腎 *grjinx > 'zjen
頤 *grjəg > jīi
誘 *grjəgwx > jiəu
搖 *grjagw > jiau
藥 *grjakw > jia
裕 *grjugh > jiu
欲 *grjuk > jiwok
邪 *grjiag > jia
鹽 *grjam > jiam

***hrj- > 'sj-**

- 收 *hrjəgw > 'sjəu
守 *hrjagw > 'sjau
燒 *hrjagw > 'sjau
赦 *hrjigh > 'sja

聲 *hrjing > 'sjang
著 *hrjid > 'sji
歛 *hrjiep > 'sjap
濕 *hrjəp > 'sjəp

*ngrj- > 'n'zj-

饒 *ngrjagw > 'n'zjau
肉 *ngrjəkw > 'n'zjuk
兒 *ngrjig > 'n'zje

這麼一來，便有一整套的 *krj-、*khrj-、*grj-、*hrj-、*ngrj-來跟 *trj-、*thry-、*drj-、*nrj-、*tsrj-、*krj-、*tshry-、*dzry-、*srj-等相當。s-詞頭既可以諧舌尖塞音也可以諧舌根塞音，那麼是不是也能諧雙唇塞音，在系統上構成完整的一套呢？李方桂先生的看法是：

瑟 ʃ 是否從上古 spr 來的，不能肯定，也許 spr 先變 sr，再變成《切韻》的 ʃ。“鼻”字原與“自”字通，是否“自”字是 sbj > dzj？“鼻”字是否 sb > dz？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一時不易解決。⁸

關於 sp- 型的複聲母，無論是上古漢語內部比較還是語言之間的比較，sp- 的例子都很少。⁹

總而言之，李先生在 1976 年將其所擬的 s- 詞頭作了一次清查，把它的範圍縮小了，認為 s- 舌根字只限於中古齒頭音，尤其是 s、z。至於照系三等字、喻四、日母都排除在 s- 之外，而擬為帶 -r- 的舌根音，以此來解釋它們和舌根音的諧聲現象。這樣，比董同龢之擬為舌根前音¹⁰，用以解釋照系三等字和舌根音諧聲的現象，解釋起來要更合適。

二、各家對於 kr- 類複聲母之看法

(一) 贊成 sk- 類複聲母改為 kr- 類複聲母

梅祖麟〈跟見系諧聲的照三系字〉¹¹文中贊成李方桂將照三系聲母（包括日母）跟舌根音的字構擬為 *krj-（>t'sj-）、*khrj-（>t'shj-）、*grj-（>d'zj-，zj-或ji）、*hrj-（>sj-）、*ngrj-（>nzj-），並運用閩語與同源詞的證據證明了李方桂擬音的正確性。梅氏認為李方桂 *Kry- 來源的中古聲母除了照三系以外，還包括跟舌根音接觸的喻四，如：「欲」、「盐」等字，並且接受李氏 r 介

⁸ 李方桂〈幾個上古聲母問題〉，頁 91。

⁹ 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 7 月第一版），頁 66。

¹⁰ 舌根前音如：*ʀ、*ʀh、*ǵh-、*x'，這套音與舌根後音 *k、*kh、*gh、x 等互諧，詳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11。

¹¹ 梅祖麟〈跟見系字諧聲的照三系字〉，《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1982 年，頁 114-126。

音有央化作用把舌面後音（即舌根音）向前移動的看法，因而使舌根音變成舌面音。因此**Krj-*失落了*r*介音，舌根音就能維持不變，運用李氏的上古擬音，可將閩語知系和端系的合流看作*r*介音在知系**Tr-*型複聲母失落的結果；失落*r*介音，閩語的就變成**T-*，不失落*r*介音則在其他方言就變成中古的捲舌音。梅祖麟更假設這樣的音變途徑曾出現過在閩語史上，即（甲）舌根音後失落*r*：**Krj-*→*Kj-*（乙）舌尖音後失落*r*：**Tr-*→*T-*。也就是說**krj-*有兩種不同的演變，保*r*介音就變成《切韻》時代的照三系聲母，失落*r*介音就保留舌根音，次型以閩語最古的層次為代表。除此梅祖麟先生在文中對**Krj-*類複聲母從上古到中古的演變步驟提出如下假設：**Krj-*→**Trj-*→*Tj-*→*T'Sj-*（Mei 1980）。

梅祖麟的擬音，誠如作者自己在文中所述，第二步問題恐怕最大，因為如此一來*Trj*將與知系三等字混同。因而筆者在此有不同看法，傾向認同**Krj-*→*Kj-*與**Krj-*→*Kj-*→*T'Sj-*兩途徑。第一條即在*r*介音失落後，*k*受*j*影響而顎化，如閩語最古層次的演化途徑、客家方言連城、四堡話中的知、章二系在一部份中古合口三等韻前讀為的*K-*、*Kh-*¹²；而第二條則是**Krj-*→*Kj-*後*Kj*又繼續向*T'Sj*演變，最後形成中原方言的照三系。

王珏〈見系、照三系互諧與上古漢語方言分區〉¹³對於李方桂先生與舌根音諧聲之照系三等字：**krj-*、**khrij-*、**grj-*、**hrj-*、**ngrij-*之擬音及其兩條演化途徑¹⁴表示認同，作者並結合現代齊魯方言、吳越方言對李先生的擬音提出有力的證據，例如：¹⁵

1. 《世本居篇注》：「姑之言諸也。」《毛傳》：「讀姑為諸。」此條還見於《史記吳太伯世家索引》「壽夢」條。古音「姑」為見母魚部，「諸」為章母魚部。兩字韻部相同，這是一個齊魯、吳越兩地方言中見系字讀為照系三等的直接證據。
2. 《詩經·齊風·猗侯》：「終日射侯。」「終日」即「竟日」。古音「竟」為見母陽部，「終」為章母冬部。冬、陽二部相近可通，「終」正是「竟」的記音。又《詩經》：「終...且...」句式，王引之《詩經釋詞》卷八譯為「終，詞之既也。」古音「既」為見母物部，與「竟」同為一系。因此可說「終」也是「既」的記音字。
3. 《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云：「鯀取有莘氏女，謂之女媧。」驗之他書，《廣韻》同，《吳越春秋》作「女喜」或「女嬉」。考之古音，「喜、嬉」

¹²鄭曉華〈古音韻構擬與方言特別語言現象的研究〉《語文研究》1993年第3期。

¹³王珏〈見系、照三系互諧與上古漢語方言分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4期，2000年7月，頁103-120。

¹⁴李方桂先生為**krj-*類聲母設想了兩條演化途徑如下：（1）**krj-*式複聲母如果保留介音**-r-*，則變成中古照系三等聲母；（2）**krj-*式複聲母如果脫落介音**-r-*，則繼續保持原來的舌根音。

¹⁵王珏〈見系、照三系互諧與上古漢語方言分區〉，頁105、107。

同為曉母開口三等，而「媿」為章母。「喜、嬉」在吳越方言中讀為照系三等字之聲母。那麼「女喜」、「女嬉」、「女媿」、「女志」當為同一個人名的異文。

當然，齊魯、吳越方言由*krj-向t'sj-演變的例子在〈見系、照三系互諧與上古漢語方言分區〉文中還有很多，本文限於篇幅不再贅述。除此，作者更指出在齊魯、吳越方言由*krj-向t'sj-演變的同時，中原方言可能已經完成了見系、照三系聲紐的分化，而荊楚方言或許早在上古時期就走上了或開始走向*krj-向k-的道路，例如：¹⁶

1. 舸與舟

《說文》：「舸，舟也。」《方言》卷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為之舸。」《廣韻》引《方言》：「關西為之船，關東為之舟。」就古音來看，船為船母，舟為章母，舸為見母一等。這三個字的讀音正好分別代表了關西、關東和荊楚鼎足而立的三個方言區中「船」一詞的聲紐發音，也就是說「舟」在荊楚方言中讀*k-。

2. 「箴官」就是「諫官」

春秋時代，楚國有「箴尹」一職，又作「針尹」。《左傳·定公四年》有「針尹固」，《哀公十六年》作「箴尹固」。《呂覽勿躬》高《注》云：「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其實「箴」、「針」就是「諫」字在荊楚方言的記音。「箴」、「針」同由「咸」得聲，字義相同，又同為章母侵部；「諫」為見母元部三等。《左傳·莊公三十二年》：「針氏巫」之「針」，《釋文》注為「其廉反」，《廣韻》收有又音「巨盐切」。這可能是更早期的荊楚方言語音的殘餘。

以上梅祖麟、王珏兩位學者不僅對於李方桂先生的擬音*k-類複聲母的擬音表示贊同，並以漢語方言為之佐證，為李氏（1）*krj-式複聲母如果保留介音-r-，則變成中古照系三等聲母；（2）*krj-式複聲母如果脫落介音-r-，則繼續保持原來的舌根音，預設的兩條*k-類複聲母演化途徑提供了有利的支撐點。

（二）贊成 sk-類複聲母改擬為 kr-類複聲母，但須稍作修正，改為 kl-類複聲母

何大安在〈上古音中的*hlj-及相關問題〉¹⁷文中大致贊成李方桂先生將sk類複聲母改擬為kr類複聲母，卻也對李先生審母三等字的擬音提出修正。何先生主張若單從「分布」上著眼，審三應從*hrj-改為*hlj-較為適合。若將*hlj-作

¹⁶王珏〈見系、照三系互諧與上古漢語方言分區〉，頁109-110。

¹⁷何大安〈上古音中的*hlj-及相關問題〉，《漢學研究》1992年6月，第10卷第1期，頁343-348。

為審三的來源，一方面上古的 *hnj-、*hrj-、*hlj- 都變成中古的 'sj-，在演變上相當平行、一致、好解釋——這裡的 *h- 可能是一個詞頭；而另一方面上古配三等韻的舌尖塞音、鼻音、邊音到了《切韻》都舌面化，也能夠滿足音韻上條件相同走向也相同的原則。¹⁸此外，何大安認為與舌尖塞音諧聲的審母三等字在諧聲行為上有一點是大家在擬音時所忽略的。那就是審三不但諧舌尖塞音，同時還經常諧喻四 (ji-) 字。例如：¹⁹

它 th-：鉞 'sj-：迺 ji-：蛇 d'zj-
 余 ji-：除 dj-：除 'sj-：途 d-
 予 ji-：杼 dj-：杼 d'zj-：舒舒 'sj-
 俞 ji-：輸 'sj-：歛 d-：偷 th-
 延 ji-：槌 thj-：埏 'sj-：誕 d-
 兌 d-：脫 th-：說 'sj-：稅 t'sj-
 世屨 'sj-：葉柅 ji-：泄 'sj-：堞 di-
 申 'sj-：神 d'zj-：電 di-
 失 'sj-：佚 ji-：扶 th-：秩 dj-：跌 di-
 占 t'sj-：覘 thj-：苦 'sj-：玷 ti-：帖 thi-：跽 ji-
 易陽 ji-：暢 thj-：湯 th-：傷 'sj-：盪 d-
 罍 ji-：釋 'sj-：擇 d-：鐸 d-：穉 thi-：殫 t-
 延 di-：呈 dj-：逞 thj-：程 ji-：聖 'sj-
 易 ji-：剔 thi-：錫 si-：鬻 di-
 弋 ji-：式 'sj-：忒 thi-：代 d-：忒 thj-
 以 ji-：似 zj-：俟 dz-：治 dj-：笞 thj-：始 'sj-
 樂 l-，ngj-：鑠 'sj-：藥 ji-

在高本漢的《Grammata Serica Recensa》(Karlgren, 1975) 文中，這類諧聲大約佔與舌尖塞音諧聲的審三字之十之八九，值得注意。又假如喻四是 ji- 是 *l-，審三是 *hlj-，由於同具有舌尖音 l，自然可以有比較密切的諧聲關係。l 與 r 雖同屬流音但 l 別具有塞音的成分——例如廈門方言的 l 就很接近 d (董同龢 1957: 233)——因此 *l-、*hlj- 也就能夠常與舌尖塞音諧聲。²⁰

楊劍橋〈論端、知、照三系聲母的上古來源〉²¹文中從照三系字的諧聲表現、方言現象、漢藏語比較中推斷：照三系字的上古來源絕不是單純的端系，認為李方桂先生的 *krj- (>t'sj-)、*khrj- (>t'shj-)、*grj- (>d'zj-, zj- 或 ji)、*hrj- (>sj-)、*ngrj- (>nzj-) 構擬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尚有瑕疵。楊氏認為既然有 *krj-、*khrj-、*grj- 等，那麼從音位分布角度看，有應當有 *kr-

¹⁸何大安〈上古音中的 *hlj- 及相關問題〉，頁 345

¹⁹何大安〈上古音中的 *hlj- 及相關問題〉，頁 346。

²⁰何大安〈上古音中的 *hlj- 及相關問題〉，頁 346。

²¹楊劍橋〈論端、知、照三系聲母的上古來源〉，《語言研究》1986 年第一期 (總第 10 期)。

、*khr-、*gr-。事實上，跟見系字發生諧聲關係的不只是照三，往往同時還有端系、知系，他們應該有一個共同來源。但在李方桂的系統中，*kr-等卻是見系二等字，跟見系諧聲的照三擬成*krj-等，而同時諧聲的端系卻依然是t-，這是很不合理的。²²因此楊劍橋將李氏kr-類的擬音稍做修正，改為*k1-、*khl-、*gl-等，又有*klr-、*khlr-、*glr-，分別演變為*k1->t、*khl->th、*gl->d、*klr->t、*khlr->th、*glr->d。

對於後者*k1->t、*khlr->th、*glr->d的擬構，我們發現此類複聲母的輔音叢同時具有l、r兩個流音，這樣的現象不僅罕見於親屬語中（藏語亦僅有rl-），更是世界上語言中少見的，故對於楊劍橋這樣的擬音，筆者認為尚須斟酌。

鄭張尚芳亦提議將李方桂先生的*-r改為*-l。²³另外，龔煌誠〈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語帶r與l複聲母的構擬〉²⁴一文當中漢藏語的比較提出照系三等字與舌根音（*kj-、*khj-、*gj-）的諧聲現象在上古來源應為*k1ji->t'sj-、*khlj->t'shj-、*glji->d'zj-或'zj、*hlj->'sj-。潘悟雲也贊成此說，他認為：

「李方桂先生擬來母作[l]，喻母四等作[r]，見母二等作[kr]，跟見母諧聲的章母作[krj]。但是，見母二等幾乎只跟來母諧聲，而不跟喻母四等諧聲。所以要麼見母二等為[k1]，要麼喻母四等為[l]，來母為[r]，否則不好解釋諧聲現象。我是非常贊成Pulleyblank的意見，定來母為[r]，喻母四等為[l]，還有大量的古漢語外譯材料和親屬語同源詞材料以為佐證。」²⁵

由上述可知以上幾位學者均採中古喻母為*j1-，其上古音值為〔l〕的觀點。因此主張將李方桂先生照系三等kr-類母之擬音改為k1-類聲母，這樣一來便較容易解釋，照系三等字與喻四之間的諧聲關係。

此外，龔煌城先生在〈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²⁶文中根據漢藏語的比較，提出上古漢語當-l-介音後面跟著半元音-j-時則會發生「顎化」之現象，即*k1j->t's-、*khlj->t'sh-、*glj->d'z-或'zj、*hlj->'s-，原本的舌根音+流音l因受-j-介音的影響而發生顎化現象，接著造成發音部位前移，因此演變成中古照系三等字的舌面前塞擦音。

²²楊劍橋〈論端、知、照三系聲母的上古來源〉，頁110。

²³鄭張尚芳〈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頁69。

²⁴龔煌城〈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語帶r與l複聲母的構擬〉，《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頁183-212。

²⁵此段轉引自竺師家寧《論上古的流音聲母》第十八屆聲韻學研討會，輔仁大學，2000年5月20-21日。

²⁶龔煌城〈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然而竺師家寧在〈論上古的流音聲母〉²⁷卻持相反意見，竺師家寧參考漢語親屬語、《苗瑤語方言詞匯集》²⁸、《侗台語概論》²⁹等書，列出苗語黔東方言有[l]、[r]的對立，而來母字都用來[l]對應。從藏文來看，亦可見到r-和喻四對應的例子，如：酉ru（布依語）、楊r-（布依語）、龍kluong（瑤語），這幾個例子都是來母念l-，喻四念r-；從侗台語看也有來母念l-，喻四念r-的，如：余ra、移re、泄ria、腋rak、艷riam³⁰；又從苗瑤語中量li（p90）、里li（p92）、利li（p92）、糧liang（p92）、兩liang（p92）³¹；爛la（p70）、聾long（p70）、來lau（p70）、老lo（p70）、兩lang（p70）、露lu（p70）、里li（p82）等字可知苗語黔東方言有[l]、[r]的對立，而來母字都用來[l]對應³²；即使由藏文來看，我們也可以見到r-和喻四對應的例子。「易」字藏語rje（交換、貿易）。³³在《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書中同族語言中還有很多r-並不對應來母的例子，如：³⁴

原始瑤語rui	漢語「衣」（影母）	藏語rag	漢語「亞」（影母）
藏語rengs	漢語「擅」（禪母）	藏語rag	漢語「核」（匣）
藏語re	漢語「是」（禪母）	藏語rigs	漢語「域」（喻三）
藏語ran-pa	漢語「善」（禪母）	藏語ral	漢語「閒」（見母）
藏語ril	漢語「旬」（邪母）	景頗語ran	漢語「閒」（見母）

不過，何九盈在《語言叢稿》中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包擬古在《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書中構擬的486組同源詞問題頗多，其中更有許多錯誤。³⁵事實上在藏緬語同源詞比較中，與漢語喻四對應的主要是[l]，當然也存在著相反的例子，鄭張尚芳就指出，「喻曉、了解」泰語ru、壯語ro、越語rō，藏文「余、陽自己」ra、「山羊」ra，都用r，但例子較少。³⁶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學者對於同源詞的取捨不同。例如「羊」字，龔煌城認為跟藏文的glang牛、象對應，³⁷但鄭張尚芳確認為跟藏文的ra羊對應，³⁸孰是孰非，可說見仁見智。第二，上古的來母和喻四都屬流音，因此出現少數相反的例子是可以理解的。第三，喻四在不同語族的語言中有不同的演變，³⁹換言之即不同語族的同源詞產生時代不一，因而產生不同的語音演變。

²⁷竺家寧〈論上古的流音聲母〉。

²⁸《苗瑤語方言詞匯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7年）。

²⁹倪大白《侗台語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90年）。

³⁰Manomaivibool《A Study of Sino-Thai Lexical Correspondences》1975年。

³¹《苗瑤語方言詞匯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7年）。

³²王輔世《苗語方言聲韻母比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79年）。

³³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21。

³⁴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頁103-108。

³⁵詳見何九盈：《語言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49-54。

³⁶張尚芳〈上古音構擬小議〉《語言學論叢》1984年，第14輯，頁47。

³⁷龔煌城〈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頁43。

³⁸鄭張尚芳〈上古音構擬小議〉，頁47。

³⁹丘彥遂《喻四的上古來源、聲值及其演變》，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頁45。

竺師家寧認為若從漢語方言來看流音問題，會發現來母字沒有一個方言念成[r-]的。而喻母四等字更沒有一個方言念成[l-]的。如果上古音果真把喻母四等字念成[l-]，把來母念成[r-]，就應該會有一些痕跡殘留下來，但是，我們一個這樣的證據也看不到，竺家寧師以為，漢語的古音研究更應該注意漢語本身「內部」的證據。不過根據鄭張尚芳〈上古音構擬小議〉一文指出：在現在漢語方言中是可以找到喻四讀[l-]的例子，如廈門方言「檐」liam，建陽方言「庠」lionŋ，益陽方言「孕」len，溫州郊區「鷓」（風箏）liə。⁴⁰

以上何大安、楊劍橋、鄭張尚芳、潘悟雲、龔煌城等諸位學者著眼於照三系聲母與喻四諧聲的情況，因而主張將李方桂先生的kr-類複聲母中的*-r-改為*-l-，即kl-類複聲母。如此一來較能合理解釋來自kr-的見母二等與來母(kr: r)及來自舌根音的照三系與喻四(kl: l)諧聲的情形。

(三) 小結

最後，為了方便觀察照系三等字的諧聲狀況，筆者將《上古音研究》（含〈幾個上古聲母問題〉）李方桂先生所整理的照系三等字諧聲現象即其擬音結合《上古音韻表稿》⁴¹、《廣韻聲系》⁴²、兩書之字例與陸志韋先生《古音說略》廣韻五十一聲母在說文諧聲通轉次數統計表⁴³的各聲母諧聲次數，把照系三等字主要的諧聲情況大略整理如下：

諧聲	端系 ⁴⁴ (舌尖塞音)	見系 ⁴⁵ (舌根音)	鼻音 ⁴⁶	喻四 ⁴⁷
照三	*t+j- > t's- 佳：堆：錐： 士：寺：待：特 真：顛：癩 周：雕：彫：凋 詹：擔：膽：澹	*krj- > t'sj- 支：妓：跂：度：屨 只：枳 旨：耆：稽 咸：箴：鍼 旨：詣 襄：饜	受 _卩 (nʒ) 參：趁：跚 占：黏 錚 (nʒ)	*grj- > ji 佳：惟：維 ：唯 佚、維、唯、
諧聲 次數	135	58	13	23

⁴⁰鄭張尚芳〈上古音構擬小議〉，頁47。

⁴¹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1975年三版）。

⁴²沈兼士主編《廣韻聲系》（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三次印刷）。

⁴³陸志韋《古音說略》（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71年8月），頁254-255。

⁴⁴此處含泥母n，本表泥母同時亦歸於「鼻音」之列。

⁴⁵此處見系包含見母、溪母、群母、疑母，亦含影母、曉母及匣母。

⁴⁶此處鼻音包含泥母、娘母、日母、疑母、明母。然明母與照三系諧聲之例僅有「勺：貌：藐：邈」等例，因例少故不於上表中列出。

⁴⁷此處僅列喻四而不列來母是因來母與照三系諧聲之例於陸志韋先生統計中僅四例。

穿三	*th+j->t'sh- 出：銑：咄	*khrj- > t'shj- 臭：糗 赤：郝 區：樞 羔：糕 川：訓 出：屈：倔：窟 喜：饴 午：杵 車	狃 (n) 爾 (nz)：纒 冉 (nz)：疍	*grj- > ji
諧聲 次數	31	26	8	3
牀三	*d+j->d'z-	*grj- > d'zj- 示：祁 襪：		*grj- > ji 食、射、麝
諧聲 次數	82	22	2 ⁴⁸	11
審三	*th+j->'sj 庶：度：遮：席 檣：敵：適：謫 詩：特 台：始 輸：偷 深：探 申：電	*hrj- > 'sj- 殼：聲：磬 赦：郝 翁：歛 向：餉 堯：燒：澆	*hn+j-> *h'n's+j->'sj (少數審三與鼻音諧，此 類審母從清鼻音在三等介 音j前演變而來，消失較早) 女：如：恕 聶：攝 曩：讓：饜(傷) 熱：勢	*grj- > ji 它：鉞：池 余：賒 予：紓：舒 俞：輸 延：埏 世：葉 失：佚 弋：式 罍：釋
諧聲 次數	50	23	17	46
禪三	*d+j->z- 單：禪 氏：紙 臣：賢 蜀：獨 是：堤：鞮 石：拓 殳：投	*grj- > 'z 耆：嗜 臣：堅：腎：鯉：慳 殳：股 甚：堪	/	*grj- > ji 西甚
諧聲 次數	6	3	0	15

⁴⁸與陸志韋先生《古音說略》廣韻五十一聲母在說文諧聲通轉次數統計表，此處牀母與鼻音(泥、日、娘、疑三母)諧聲次數總共1次(僅牀與日母諧聲1次)，然筆者翻閱《廣韻聲系》卻查無牀母與日母諧聲的例字。

由上表數據可以發現照系三等諧聲現象主要集中在「舌尖塞音」與「舌根音」，可見照系三等字在上古至少有兩個來源。與「舌尖塞音」諧聲之照系三等字上古來源為 *t-、*th-、*d-。然而這個舌尖塞音亦不排除從kl-類複聲母而來，即kl>l>t，第二步k-失落而其特徵投射於流音l之上，造成流音塞化現象，使l演變為t。

與「舌根音」諧聲的照系三等字上古來源則為舌根音類複聲母，李方桂改其早期sk-類複聲母為kr-類複聲母，即*krj- (>t'sj-)、*khrj- (>t'shj-)、*hrj- (>sj-)、*ngrj- (>nzj-)，而喻四、禪母與牀三三母皆來自於複聲母*grj- (>d'zj-)，zj-或ji)。換言之，若著眼於喻四(1)與照三系諧聲及見二與來母諧聲的情形，則部分學者建議將kr-類複聲母改擬為kl-類複聲母。即*klj- (>t'sj-)、*khlj- (>t'shj-)、*hlj- (>sj-)、*nglj- (>nzj-)。

筆者在第二節中曾提及董同龢曾在《上古音韻表稿》列出 24 個照三和見系接觸的諧聲系列，並指出這樣的諧聲現象絕非偶然，但金理新認為照三系與舌根音諧聲畢竟是少數，不是常態。故在此筆者查閱陸志韋先生《古音說略》廣韻五十一聲母在說文諧聲通轉次數統計表發現，若以「章」母字為例「古：之」諧聲為 3 次，「居：之」諧聲為 10 次，兩者相加為 13 次；而「古：古」相諧次數為 333 次，「居：居」互相諧聲有 147 次，兩者相加次數多達 480。相較於前者見母與章母諧聲的 13 次說來，見母與章母諧聲的比率僅 2.7% (13/480+13)，這麼說來或許金理新的推論並非是毫無根據的。

三. 結論

經由本文前幾節對於 sk 類與 kr 類複聲母之論述後，筆者據此提出下列看法：

第一，由本文第三節中的論述可知，各家學者對於李方桂先生將與舌根音諧聲的照三系字由sk類複聲母修正為kr類複聲母均表示贊同，也認為這樣的修改更能夠符合語音的演變的規律。唯獨對於kr類複聲母之*-r-介音是否該改為*-l-介音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換言之，即照系三等字與喻四聲母諧聲時，這個喻四聲母該擬為*-r-亦或是*-l-？假如喻四是ji-是「*l-」，由於同具有「舌尖音」*-l-，自然可以有比較密切的諧聲關係。李方桂先生擬來母作[l]，喻母四等作[r]，見母二等作[kl]，跟見母諧聲的章母作[krj]，但見母二等幾乎只跟來母諧聲，而不跟喻四等諧聲，所以要麼見母二等為[kl]，要麼喻母四等為[l]，來母為[r]，否則便不好解釋諧聲現象。

根據筆者觀察，目前學界多數學者傾向贊同這樣的*-r-、*-l-互換說法，並且舉出了許多同族語的例證來說明。筆者對這樣的主張大致贊同，也認為如此的確較能夠解釋某些諧聲的狀況，但相對地，尚有部分反例無法獲得合理的解釋與安排，筆者在此對於這樣的情形提出五個可能的解釋：

其一，學者對於「同族語」的定義不同，造成用以論證喻四與來母對應音值為[l]或[r]的同族語例證有誤差，如：侗台語與苗瑤語是否為上古漢語之同

族語，將成為影響喻四或來母音值的關鍵所在。同族語的認定不同，勢必造成^{*}-r-、^{*}-l-是否互換的不同看法，在此種情況下用來證明喻四為[r]或[l]的同源詞正確性也可能大打折扣。其二，「同族語」或「同一個語言中」喻四同時對應^{*}-r-、^{*}-l-情形，或許能用「詞彙擴散」之觀點解釋。例如：假設上古漢語之來母在上古漢語為^{*}-r-，後來變成了^{*}-l-，此種現象在上古漢語的詞彙系統的某一點逐漸擴散，以至於所有的漢語方言，這樣的擴散現象或許因其他音變之干擾而未完成，因此造成了語言中有的喻四對應r，有的則對應l等不同的情況。反之，上古漢語來母的情況亦可以「詞彙擴散」來解釋。其三，在漢藏對應之同源詞中，每個詞所產生的年代不一。眾所皆知語音是不斷在改變的，在不同的年代喻四有不同的音變，在不同的音變情況下喻四對應^{*}-r-或是^{*}-l-就可能有不同的情況發生。反之，上古漢語的來母亦如是。其四，學者對於同源詞的認並標準不一，例如「羊」字，龔煌城認為跟藏文的glang牛、象對應，⁴⁹但鄭張尚芳確認為跟藏文的ra羊對應⁵⁰。其五，因r、l皆為舌尖流音，發音部位相同，發音方法相似，故有少數的例外對應情況存在。

第二. 從本文第三節中小結的照三系諧聲情況表與陸志韋廣韻五十一聲母在說文諧聲通轉次數統計表可發現：「舌根音⁵¹：以」諧聲 101 次；「以：以」諧聲 247 次。可知舌根音與喻四諧聲比率極高，尤其是見母字，是故筆者推測舌根音為喻四的上古來源之一，可以擬作^{*}K-l-（包含^{*}k-l-、^{*}k'-l-、^{*}g-l-），由於喻四與見母通轉次數最高，因此可以^{*}k-l-作為代表。同時部分與喻四通轉的照三系等母他們的上古音值可擬作^{*}klj-、^{*}khlj-、^{*}glj-，但亦不排除當中有^{*}kj-、^{*}khj-、^{*}gj-的可能。⁵²至於章母字帶l與否則是看它有無跟來、喻四、定、澄通諧。⁵³

第三，關於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曾經提及有少數的審母三等字也跟鼻音聲母諧聲，這類字示清鼻音在三等介音j前演變而來原故，鼻音失去較早，李先生擬音為^{*}hn+j->^{*}h'n's+j->'sj。據筆者考察陸志韋先生廣韻五十一聲母在說文諧聲通轉次數統計表⁵⁴發現，照系三等字與鼻音聲母（泥、娘、日、疑等母）諧聲次數共 40 次，占「鼻音：鼻音」通轉達 380 次⁵⁵的 10.5%。可知照三系上古來源除了前文中所說的「舌尖音」、「舌根音」，尚有部分來

⁴⁹龔煌城〈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漢藏語研究論文集》，頁 43。

⁵⁰鄭張尚芳〈上古音構擬小議〉，頁 47。

⁵¹此處舌根音包含見母、溪母、疑母，亦含影母、曉母及匣母。其中「見母：以」相諧多達 43 次，比例將近所有舌根音與喻四諧聲的二分之一強。

⁵²丘彥遂《喻四的上古來源、聲值及其演變》，頁 72。

⁵³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頁124。

⁵⁴陸志韋《古音說略》，頁 255。

⁵⁵鼻音與鼻音通轉含：(1)「五：五」63 次 (2)「五：魚」47 次 (3)「魚：魚」75 次 (4)「五：而」21 次 (5)「五：奴」5 次 (5)「魚：而」2 次 (6)「魚：奴」1 次 (7)「而：而」85 次 (8)「而：女」16 次 (9)「而：奴」50 次 (10)「女：女」6 次 (11)「女：奴」9 次，總共 380 次。

自於「鼻音」成份，至於這個鼻音成份是學者們所說的鼻音前綴還是鼻冠音，則需要更深入與細緻的探討。

參考書目

(一) 專書

Manomaivibool 1975 《A Study of Sino-Thai Lexical Correspondences》。

王輔世《苗語方言聲韻母比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79年）。

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何九盈《聲韻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沈兼士主編《廣韻聲系》（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三次印刷）。

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竺師家寧《聲韻學》（台北市：五南書局，2002年第九刷）。

《苗瑤語方言詞匯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7年）。

倪大白《侗台語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90年）。

陸志韋《古音說略》（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71年8月）。

陳新雄《聲類新編》（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82年3月初版）。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1975年三版）。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修訂）。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二) 期刊論文

王珏〈見系、照三系互諧與上古漢語方言分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4期，2000年7月。

何大安〈上古音中的*h1j-及相關問題〉，《漢學研究》第10卷第1期，1992年6月。

竺師家寧〈論上古的流音聲母〉，第十八屆聲韻學研討會，輔仁大學，2000年5月20-21日。

金理新〈再論喻母古讀〉，《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2期，1998年4月。

- _____ 〈上古漢語的 *l - 和 *r - 輔音聲母〉，《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4 期，1999 年 8 月。
- 張世祿、楊劍橋在〈論上古帶 r 複輔音聲母〉，《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1998 年）。
- 梅祖麟〈跟見系字諧聲的照三系字〉，《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1982 年。
- 楊劍橋〈論端、知、照三系聲母的上古來源〉，《語言研究》1986 年第 1 期（總第 10 期）。
- 鄭張尚芳〈上古音構擬小議〉，《語言學論叢》第 14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
- _____ 〈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7 年第 4 期。
- _____ 〈上古漢語的 s - 頭〉，《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1998 年）。
- 鄭曉華〈古音韻構擬與方言特別語言現象的研究〉，《語文研究》1993 年第 3 期。
- 龔煌城〈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9 月第一版）。
- _____ 〈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構擬〉，《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9 月第一版）。
- _____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9 月第一版）。

（三）學位論文

- 丘彥遂《喻四的上古來源、聲值及其演變》，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7 月。